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帝製二

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於碑遂書之聞者媚之毀短百

端乃停叔玉

子徵

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

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

其墓復立碑加恩禮焉

新唐書
魏徵傳

文貝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

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

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撫言

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文
并御書公卿士庶競來摸寫車馬填噎日有數千時人

號其碑爲二絕文與書也

太平御覽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

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還乃以唐

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

春明退朝錄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醜媿

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

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

原注
溫泉

銘小山賦
之類可見
困學紀聞

伏見御製淑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
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嶽墜露添流畧舉大綱以爲斯

記高宗述
聖記

鴻墀

謹案高宗爲太子時作述聖記而文苑英華載

太宗御製述聖賦序

五年

永徽

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

冷宜人且去京不遠朕離此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
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否曹司廡
署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并序七百餘字羣臣請刊
石建於永光門詔從之

唐會
要

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改九成宮爲萬年宮
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萬年宮依舊名九成宮册府元
龜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於永光門外仍令
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於碑陰

刻之

高宗萬
年宮銘

金石文字記

鴻臚

謹案此碑建於永徽五年五月唐書本紀是年

三月戊午幸萬年宮九月丁酉至自萬年宮蓋在宮

八閱月也三月爲丁未朔戊午爲十二日其時正當

暮春文有云加以時侵首夏日

闕

餘春露泣修篁風

清邃澗確是三月幸宮之證唐會要注一云五月者

非也當時文成於三月碑刻於五月耳碑陰四十八

人無傳者不過數人而有傳可考與碑合者亦不過

數人大半碑傳互異要當以碑爲正耳

顯慶元年十月詔禮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許敬宗等修

東殿新書上曰畧看數卷全不如抄撮文書又日月復

淺豈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親製序四百八十字

唐會要

二年

顯慶

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論令敬宗等注

釋名曰天訓

唐會要

鴻臚謹案藝文志高宗天訓四卷

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

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爲文十月幸許州次自善

頓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制祭文

冊府元龜

實錄高宗顯慶二年十月幸鄭州壬子次汜水以先帝

於汜水擒竇建德因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頌以紀功

烈帝自爲頌文

玉海

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高宗親爲制徽德紀

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

唐書高宗諸子列傳

鴻臚

謹案文敘太子有九德曰至孝至仁至明至儉

至正至

闕

至

闕

至睦至通泐其二字不可曉蓋褒美

之詞備矣太子之薨當時傳聞多異詞舊史傳則渾

其詞曰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

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上

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制詞有曰皇太子自
琬圭在手沉瘵嬰身及賸理微和將遜於位而宏天
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
疾增甚碑亦云不飾情於外禪無待咨岳之

闕逸已

於中宸自申知子之梗潛圖釋負未述所懷

闕因扈

闕沈

闕及其

闕愈乃

闕一聞此言因便感咽重致綿

綿

留遂成沉痾碑悉與舊傳合則是太子之薨由於多
病而又聞禪位之語益致不起也新傳則欲著武后
殺子之罪不述其多病之由直云后將騁志宏奏請

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舊史本紀但不
遽實其罪此碑雖多迴護飾美之詞要非竟無紀實
之語存之亦以見舊史紀傳之本於此也又按唐人
書撰墓碑之例有子書父碑者如令狐熙碑及王仁
求碑至此碑高宗爲孝敬紀德是父書子碑皆墓碑
之變例附記於此

高宗過鄭州見先皇擒竇建德故地故緬想功業因立
此碑也碑文甚宏麗字亦奇偉寶刻類編云顯慶四年
八月立今據書之中有云赦其累櫬之辜宥其挺堞之

命挺字最古說文長也類編引方言楚部謂取物而匿

曰挺

今本作挺取也楚部或謂之挺

一曰揉也按挺埴卽揉土之義今

本老子作挺亦後人傳寫之誤徐鉉新附增挺類篇又

有挺字云和土也蓋謬

高宗御製大唐紀功碑

金石萃編

唐赦王世充斬竇建德唐於是爲失刑矣碑頌太宗之功其文無足深論獨史稱顯慶四年閏月幸東都次於十月之下十一月之上則當是閏十月而碑立於八月十五日其文有曰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與史爲合而碑記年月不應自誤史又云顯

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新鄭恐是文作於二年而碑立

於四年爾

御製大唐紀功頌

金石文鈔

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爲製

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

唐書明崇儼傳

鴻臚

謹案棲霞寺明徵君碑徵君者南齊處士僧紹

朱彝尊以爲梁處士山賓蓋承舊唐書明崇儼傳之

誤山賓仕梁通顯沒贈侍中非處士也據碑捨宅爲

寺乃僧紹第二子臨沂公仲璋而崇儼傳以爲山賓

故宅皆誤也碑稱移居鬱洲揜榆山而史作舁榆揜

弇本一字金陵在明代有南京之稱此碑云乃屆南
京似先爲之讖矣

棲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
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
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子歲立誤大
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庚子

露書

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贊以賜中書門下三品戶部尚書
戴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中書侍郎郝處俊曰飛九
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中書侍

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

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舊唐書

帝親耕藉田於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羣臣

冊府元龜

鴻臚

謹案高宗本紀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

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蓺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蓺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

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竝誤

入太宗帖中

東觀
餘論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之詩中
宗手勅批曰平一生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
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

景龍文
館記

鴻墀

謹案天中記載武平一應制詩有黃鶯未解林

間囀紅藥先從殿裏開之句故中宗手勅云云又云
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

插因舞蹈拜謝

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

唐書魏元忠傳

聖歷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臺監王方慶上疏云云手制答曰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意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來表

唐會要

思恆一俗僧耳而中宗至爲圖像林光殿御製畫贊此

全唐文紀事

卷五

八

可笑也

唐思恆
律師誌

金石文鈔

萬歲通天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

郎中呂向齋壘書入蕃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碑文仍

立祠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

唐書突厥傳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手勅戒諸王

玉海

先奉恩勅令臣校搭御書睿宗大聖真皇帝集臣伏見
集中具載前事贊文又見孔子廟堂猶未刊勒臣竊以
爲尊儒重道褒賢紀功本於王庭以及天下一則崇先
聖之德一則紀先聖之文其兗州孔子舊宅益州文翁

講堂經今千有餘載皆未題頌臣特望搭御書贊文及

陛下所製顏回贊并百官撰七十二弟子及廿闕一賢

贊令東都及天下諸州孔子廟堂精加繕寫御製望令

刻石百官作望令題壁陛下孝理天下義冠古今使海

內蒼生欣逢聖造冀敦勸風俗光闡帝猷張桃請刻睿宗老子孔子

贊元宗顏回贊

開元八年詔曰顏回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

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

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

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唐會要

鴻輝

謹案蘇氏議曰檢貞觀顯慶年勅並稱二十一

賢又檢太極開元年勅卽稱二十二賢將前勅及學
合比類於服虔之下有杜范賈未知何年月附入杜
范賈玉海作賈達 又案唐書韋宏機傳顯慶中爲
檀州刺史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
爲贊以勸生徒

集賢注記云開元十一年夏詔學士侯行果等侍講周

易莊老元宗作大衍論

玉海

鳩埤

謹案唐藝文志元宗大衍論三卷

開元十一年幸并州潞州上親制起義堂頌及書刻石

紀功於太原府之南街

唐書元宗紀

冬十一月庚申幸東都至華陰上制岳廟文勒之於石

立於祠南之道周

唐書元宗紀

集賢注記開元十二年五月沙門一行於書院造黃道游儀成以進一行初奉詔改修歷經以舊無黃道游儀測候稍難梁令瓚刻木作小樣進呈上令一行參考以爲精密始就院更以銅鐵爲之凡二年功乃成至是上

之上稱善令令瓚與一行考李淳風法象志更造渾儀
圖御製游儀銘并八分書題於輪上學士陸去泰奉勅
題制造年月及工匠姓名於盤下填以銀字御書填以
金字靈臺用以測候至今存焉

玉海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元宗親爲之
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
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
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大唐新語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

徐知仁與信安郡王禕勒石於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

製文及詩

舊路在岳北國是移於岳南也

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

打本立架張於應天門以示百僚

唐會要

鴻輝

謹案玉海引銘序曰十二載孟冬之月銘曰高

標赫日半壁飛雨

臣伏見御製西嶽碑文來從上元光照下土羣臣捧戴
游聖難名臣聞天作高山氣雄茲嶽壓洪河而傑起凌
蒼昊而孤標近當國門用固京邑自巨靈開拓往帝巡
游精意嘗聞頌聲則未非勝賞難就而詞翰無能不遇

非常之君孰觀非常之事陛下知其若此金聲而玉振
之乃發揮睿詞幽贊神化廣大極天地光明融日月至
理動清微至功含造化而成體散而成章巍乎煥乎
不可得而稱也又復親紆彩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
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絕古今諒得之自然豈因之外物
對揚天庥臣子之常也美而無述過莫大焉請以御製
碑文頒示四海使伊昔之后自媿不才率土之臣咸知
所謂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信安郡王禕請宣示
御製華岳碑文表

開元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麥生於河南府之壽安縣勸

農使宇文融上表稱賀甲午潞州白鹿見戊戌以親製

西嶽碑示百寮有五色雲霓於前

冊府元龜

開元十三年元宗旣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
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
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
之元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
牒示百寮其辭云云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
說製封禪壇碑以記功德

大唐新語

開元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

年親祀后土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
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回伏請准舊事至后土
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睢
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
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
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懇睿
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爲文
文獻
通考

元宗製令長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辭曰我求令

長保天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
使彼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
在維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
無小以躬以親青旌勸農其唯在勤墨綬行命孰不攸
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舊唐書

鴻臚

謹案通鑑開元二十四年二月宴新除縣令於

朝堂上作令長新誠一篇賜天下縣令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甲子帝製訓誡六篇以示諸王其
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忠王瑒等上表

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奏聖謨垂訓輝映千古望宣布中外手詔諭曰周公誠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慚豈忘誠子聊示庭訓何足宣布

或謂卽御集誠

子書一卷也

志小說家開元御集誠子書一卷

崇文目同 玉

海

秋九月辛酉有鵲鴿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爲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辨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

至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
贊成功願循虛昧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

元宗
鶴鶴

序頌

鳩鳩
謹案張說和詩有云神藻飛爲鵲鶴賦卽指此

頌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勅曰得所進
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爲贊述
具如別紙宜各頌之上自於五色牋八分書之賚付院
散付學士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雋逸翰苑光

鮮除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藻彩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高思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聞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鐘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元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跡惟契道摳衣講習臨筵振藻趙元默才比邱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東方顥地游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干木流慶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啟發篇章

呂尚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校篇籍抑揚風雅母照軒
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陸去秦才光於
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廩業郁郁高文英
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
思在專經學通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
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欲畫像書贊
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天中記
引注記

唐宋王成器爲絳州刺史獻馬牛羊等助軍元宗報之
曰塞草具腓秋風已勁張國容會軍實者孰先於此乎

家國之情助其費用周旋省覽以慰所懷

冊府元龜

全唐文紀事卷五終

全唐文紀事卷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帝製三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修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爲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鬱浮雲霧中此銘獨燁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參軍榻得一本以示余余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也木有蝕蠹入焉當是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

道而不知太真林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
之蠹矣參軍得涪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旁閱之其治
亂始未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

唐元宗御書
太山銘後

弁

州山人稿

起義堂在乾陽門街元宗立碑仍書

理道要訣引元宗起義堂碑

玉海

鴻墀

謹案舊唐書上親製起義堂頌文粹謂或云一

行撰或云張說撰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爲之以訓皇子者也願其

言如此而乃希不老以鍊丹於嵩陽託之夢以迎像於
蓋屋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實難與抑此猶當開
元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要其言則可謂得道之意矣至
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璵荒唐之說慙
懃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修崇靈跡雖立石建碑示無
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

御製通微
道訣碑

金石文

鈔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錄武德三年四
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

朱鬣謂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汝當爲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
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
子我不食何煩祭爲高祖異之立廟於其地授善行朝
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爲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
汝當爲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怪矣然碑與實錄所
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錄惟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
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旣
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驛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

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實錄亦云郇州獻瑞石
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
錄云晉州爾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爲爲宗豈身沒數千
歲而區區爲人稱述符命哉蓋唐太宗初起託以自神
此陳勝所謂卜之鬼者也史臣旣載之於實錄明皇又
文之於碑遂以後來爲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金石錄

燕國公張說太常卿初諡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威駁
曰諡者德之表行之跡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
虛譽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

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石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誼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尙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道也諡日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諡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太常爲定衆論未決上爲制碑文賜諡日文貞衆議始定

唐會要

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

唐書僧神秀傳

右通微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於大同殿奉誥賜無書人姓名按訣爲明

皇製碑爲肅宗勅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於渭北大化
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訣語皆五千
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於真經之旨長生之方
也哉

通微道
訣碑

金石錄補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
金玉文繡之麗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元宗幸
東都下詔云云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
大祥齋憫其貧乏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頌爲之碑仍御

書焉子夔歷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
元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
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沖亦旣利物存乎
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

大唐
新語

鴻墀

謹案玉海載元宗又賜宰相竹扇及贊應麟蓋

本孫逖爲宰相謝表

張說旣致仕在家修養乃乘閒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
立碑表元宗仍賜御書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
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

元宗親製神道碑其畧云云

大唐新語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爲友諒子今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爲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錄

金石

司馬承禎字子微制雅琴鎮銘美石爲之詞刻精絕開

元中彥遠高王父河東公獲受教於先生元宗皇帝制

碑具述其妙

歷代名畫記

帝獲二十七仙玉像於甯州羅川縣勅令迎像入京一如天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帝親自製讚尋改羅川縣爲真寧縣於所獲處造通聖觀帝製碑文立之於今

並在

歷代崇道記

廣成集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上

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阿馬婆問
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旋降詔先詣
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
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餘刻扈從
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

開天
傳信

記

楊氏一門尙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元宗御

製家廟碑文并書

唐書后
妃傳

賜畫像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猗覺寮
雜記

肅宗卽位元宗命圓同房瑄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

元宗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唐書崔圓傳

鴻臚

謹案新唐書圓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

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

帝省書泣下

王維和聖製聖札賜宰臣連珠詞五首

玉海

唐元宗喜雨賦張說等和者五人

玉海

唐明皇諱隆基觀其批張九齡表賜裴耀卿詩與夫嘉

賓之勅五王之贊議者言其豐茂英特斯亦天稟如八

分書北京義堂與東岳封禪碑雖出於當時學士共相
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有所授竇臬賦其書以謂風骨
巨麗碑板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以吞鯨亦足以
狀其瑰偉也

宣和
書譜

集賢注記開元二十年二月勅院內修御集學士章述
徐安正專其事竟不成 張說傳帝好文辭有所爲必

使視草徐楚璧

開元中
書舍人

帝屬文多令視草 元宗釋孝

經注老子刊月令述訓戒銘泰華集誠子之書撰文字
之音張說云藝總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

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聖

於翰墨倉頡之妙也

元宗御集

玉海

按嵩高志畧云右勅乃大曆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乘

如因請允抽東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

表稱謝帝手勅二十四字答之碑刻會善寺

會善寺戒壇碑

嵩陽石刻集記

上德宗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

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辭以賜晟

唐書李晟傳

貞元五年晟

李晟

與侍中馬燧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

大勲勞乃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滌盪掃隋季之荒
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
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义用端
命於上帝俾懷柔於四方宇宙旣清日月旣正王業旣
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於斯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
一以無忘於朝夕一以永垂於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
焉貞元己巳歲孟秋七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
臣遺像禺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
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爲代生苟蘊

其材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
著匡戴之績在元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
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甯朕躬咸宣力肆
勤光復宗祏繼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
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敘年
代先後各圖其像列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
命紀於壁焉庶永播嘉庸昭示天下俾後之來者知元
勲之不朽於是史官考其功績第其前後以褚遂良蘇
定方郝處俊等二十七人充之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

賜歲刻石於門左

唐會要

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在寺進和兼題於壁百寮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珣請皇太子書上詩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舊唐書

貞元九年七月靈武節度副使杜希全遷檢校右僕射靈鹽等州節度使將赴鎮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上深納之乃作君臣箴以賜之

唐會要

貞元十二年上以聽政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勵精理道雖及和平之際未臻元古

之風夙夜孜孜勤求不息夫安人以政輔政以刑蓋爲
之立中非使人從欲也是以務兼聽以酌羣臣擇庶官
以資共理恆勉不足而過其過我欲仁矣尙逮夫義哉
然萬務是殷必戒其失聽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綴斯文
庶乎自儆爾

太平
御覽

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
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
宸扈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
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治道或陳其鑒誠或

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啟沃之道理化
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
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
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旣非工義又
未備垂諸後裔良用慙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
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燧至太原乃
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唐書馬燧傳

摩揭它傳德宗自製鐘銘賜那爛陀祠

玉海

含宏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

展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

德宗皇帝
諡冊文

權文公集

唐德宗集志卷亡

劉禹錫曰正元中天子之文章煥

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

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

下飾萬物

舊紀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鑾無愧

淮南之作屬辭鉛槧何慚隴底之書文雅中興負高前

代

五
海

唐德宗既總萬機頗勵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壯大猷
故羣臣章奏來上皆卽批答筆無滯思翰墨落落可觀
陸贄以內相輔贊奏牘動千百言度其可否從違常與

贊所陳相當而流離兵火遺散不復收是以存者無幾

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云

宣和書譜

德宗天資喜文愛李楷落碑用楊炎作宸辰台衡銘君臣箴筆意精穎該涉治道非魏文隋煬所能及也

習學記言

李絳論事集所載答宰相賀屏風狀卿等獻納云云與寶錄所載詔答之辭叶同但五十種之事如呂望管仲皆絳等所次而事跡十四篇乃憲宗御製固未可合爲

一也

玉海

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

全唐文紀事

卷六

十一

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

新唐書韋

澳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同日葬

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

杜陽雜編

唐昭宗懿宗第七子也觀其以衣襟書賜鏐當時不能

無意其書雖不稱於世而興復之志於斯可見矣

宣和書譜

唐帝遣間使以絹詔告難於我及西川河東等令糾率

藩鎮以圖匡復

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十國春秋

吳世家

祥符九年六月乙未上曰唐朝諸帝皆有文然厚重高

簡明皇爲最德宗文甚精而性剛不聽納

玉海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
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
煥有野人間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
蜀王孟景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
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
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

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景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容齋續筆

四年五月景著官箴頒於郡國曰朕念赤子盱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夷下民易虐上天雖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

體朕深思景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嘗謂李昊徐光溥

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蜀檮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
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
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
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
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
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

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寢久而莫詳戒石

銘之所自者故書景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記戒石銘

文

定集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尙乖龍潤之祥

清異錄

從鎰元宗第八子也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

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

序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

覽

馬令

南唐書

往見會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頗

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但存帝

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語意雄偉
真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求緩師也

道山清話

全唐文紀事卷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述德

武德九年四月給事中歐陽詢奏上帝德論帝覽之稱

善

冊府元龜

虞世南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世南爲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詞多不載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冊府元龜

貞觀六年閏七月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

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

通鑑

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

宇又安功德茂盛合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

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誠德賦以申諷時李百藥工

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

舊唐書
謝偃傳

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

頌手詔褒美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

精義霞開揆辭颯起

舊唐書孔
穎達傳

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

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

舊唐書岑文本傳

國朝傳記曰褚遂良爲太宗策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太平御覽

鴻墀

謹案此條亦見隋唐嘉話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爲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之徒刊刻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蓋聖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姓後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下死傷則多徇義效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於

生懼無益於死以爲漢明之後釋教誕興謂冥漠之中
有輪迴之數能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佛誦經
而已由是交兵之地捨爲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
之人盡離鬼趣士捐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尙今古攸同
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者又安知其果不然耶

楊州建
隆寺碑

記 小畜集

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
西域圖記并請於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
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吐火

羅國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

唐會要

璆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

郡王進龍池聖德頌遷宗正卿

舊唐書高宗諸子列傳

李安期百藥之子也七歲解屬文龍朔中爲司列少常

伯受詔爲東封朝覲壇碑文

冊府元龜

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

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秉筆累朝後來翕

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

新唐書徐彥伯傳

景龍元年十月壬午皇后上神武頌合兩京及四大都

督府皆刻之於石

舊唐書
中宗紀

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甯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
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

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

上在禁中嘗
自稱阿瞞

以是極歡而罷

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
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記天子闈行極庶人之禮無以
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
得以行在記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
皆依外史例悉以上聞庶明臣等職守如螭頭官上以

八分書曰本國紙爲答辭甚謹上欣然悉允所奏

松窗雜錄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鄠有以眷夫代邸之義
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輝爲名蓋所以
敦友悌之義也銀榜天題金屏御闕俯盡一國旁分萬
里崇崇乎寶帝城之壯觀也是時海內賓薦之士咸遊
仙署馳神累日以待問於有司有司盛稱茲樓並命賦
之小子庸蔽敢同頌美

高蓋花萼樓賦序

文苑英華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
文律耳今奉呈充蓋醬之用可乎真卿白

文殊帖

顏魯

公集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甯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

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
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
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
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
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
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
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顏魯公集

右先奉敕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歷考圖

錄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
會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礱以此慙惶無甯啟

處謹隨狀封進以聞

張九齡進龍池聖德頌狀

曲江集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冊是書
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

曲成意義多所發揮述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元宗

答張九齡進龍池聖德頌批

曲江集

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爲不稱盛德

更命璆爲頌建花萼樓北

新唐書高宗諸子列傳

鴻臚

謹案會要張九齡聖德頌甯王憲題額開元二

十三年建褒信王重撰太子書題額天寶三年建

天寶元年五月濮陽郡王璩及嗣王宗子等奏曰臣等
伏以龍池肇慶寶祚攸章聖德動天禎符薦至臣等憤
深家國志願光揚去開元二十二年於東京朝堂上表
請建龍池聖德頌曲蒙天睠俯遂微誠其時修營已就
刻勒所爲頌文未備敘事多遺述聖談天萬不舉一既
乖士庶之望莫展忠臣之心尋請改修冀昭聖德斐然
雖竭於愚思翰墨未施於貞石今屬靈符降祉景命維

新天寶之號再加郊廟之儀式展誠合書其實錄光闡
徽猷綴集前文以存不朽特望天恩更許編錄則聖德
鴻業紀而無遺聖美形容於茲允備無任勤懇之至謹
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報曰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每
省朕躬曷稱奇紀歲月斯積符瑞屢臻欲備敘之復茲
誠請實賴人事不遺神明允來意也

冊府元龜

天寶九載靈州都督兼御史中丞張齊邱上言請於新
築北大都護府建聖德碑頌許之

冊府元龜

天寶十載敕安國寺以所撰先皇聖德頌刻石

其石背
上宜題

親王嗣郡王及中書門下兩品五品以上供奉官御史
中丞左右丞侍郎諸司文武官員三品以上兼節度使
及蕃酋大首領等名 冊府元龜
品准諸領碑制名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答御劄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
譴粵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爾來十有六年困
於疎愚累蒙竄謫其所置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
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
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茗雪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卽
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
石於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礱之家僮鐫刻之建於州

之駱駝橋東蓋以杼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
額既未立追思莫達客或請先帝所賜敕書批答中諸
事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
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
而齊暉時則有唐大厯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
之日也

乞御書題額恩
敕批答碑陰記

顏魯公集

至德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請率月俸於興慶宮建
龍池聖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中書令張九齡禮
部尚書李林甫充檢校使從之五日宗子請令甯王憲

題額侍中裴耀卿充模勒使

至天寶二年五月五日又重建立殿中監褒信王璆

撰文皇太子 唐會要
書并題額

唐貞元八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
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
而野無青草則運數於茲合凶災之大者皇帝非徒能
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
今而邁古矣元元蚩蚩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
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宏輒爲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
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

德勝頌
二章序

歐陽行

周集

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宏靖家廟宏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

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

舊唐書張宏靖傳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於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

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
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
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
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
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
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
不備書苟闕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
比及身沒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寶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
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
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
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
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尙
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
奏聞謹奏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二首

昌黎文集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

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提雄云廊廟之上
高文典冊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俊造之選獨
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加衰病久
廢含毫祇奉渥恩實懷榮懼今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

兢惶隕越之至

進上尊號
玉冊文狀

會昌一品集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已長從吏役無所
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慙於刻鵠文有愧於
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益荷殊榮但
以談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其廣聖功神武睿德

文思雖欲贊揚實慙不逮今已撰訖謹連封上塵蹟嚴

展無地自容

進真容讚狀

會昌一品集

藉於天田之歲也洎正月下明詔及仲秋萃賢良凡今
才人莫不麋至他他籍籍不可勝言於以躬親示納人
之獻可也爲之加膳示恤之以飫賜也旣自渴賢不足
實爲觀國之光君舉必書敢賦其事

闕名駕幸宣輝門
觀試舉人賦序

文苑英華

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

蜀檇

全唐文紀事卷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終